

嚴刑利誘奈我何，
鋒首流淚非丈夫！

血詩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“严刑利诱奈我何，颌首流泪非丈夫”，这是回族抗日英雄金方昌在敌人狱中用鲜血写下的诗句，也是一位共产党员对敌人残暴兽行的庄严回答。虽然金方昌最后被杀害了，但他的事迹却永远鼓舞着广大人民。本书记述了金方昌烈士短暂一生的主要经历，并收录了他的战友们回忆他的文章，材料翔实，故事真实、生动、感人，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。

目 录

血诗	李廷章 李冬春 (1)
一、陷入魔掌	(1)
二、我金方昌决不投降	(8)
三、要生存就要斗争	(14)
四、严刑利诱奈我何	(19)
五、给亲人们的信	(24)
六、我们要站着死	(28)
尾声	(31)

附录

金方昌烈士小传	(33)
铁骨铮铮	金默生 (35)
回忆金方昌同志	刘 昂 (41)
金方昌同志在“民大”	刘 耿 (46)
小金在代县	苏 藜 (49)
怀念金方昌同志	张 申 (54)
代县风暴	康 濯 (57)
“方昌村”访问记	刘曼华 尚荣生 (63)

血 诗

李廷章 李冬春

一、陷入魔掌

那是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天，夜已深了，塞外的寒风越过长城，横扫着雁门关里的平原。山代县县城周围日本鬼子岗楼上的灯光呼闪呼闪的，象一个个狰狞的魔鬼眨巴着眼睛，一阵阵狼狗的狂吠声不时从城里传出来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这时，在代县城东北的赤土沟村口，一个操着山东口音的年轻人，正关切地向一群往我抗日根据地运送粮食的老乡们叮嘱着：“路上可要小心哪，一定得把粮食送到山里！”

“小金同志，您就放心吧。”运粮的老乡们中间有人答应着。年轻人站在村口，目送着他们的身影隐进夜幕之中。

这个年轻人，便是中国共产党代县一区区委书记、县委委员金方昌。

金方昌是在一九三八年秋天来代县开展抗日工作的。那时他刚刚入党不久，只有十七岁。早已陷入日寇铁蹄之下的代县，环境极端险恶。金方昌来到这里后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，发动群众，组织民兵，很快打开了局面。金方昌带领群众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，在代县到处流传，越传越广，越传越神，金方昌简直成了传奇式的人物，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为“我们的小金”，鬼子汉奸对金方昌却恨之入骨，贴出布告，悬赏捉拿。

前不久，敌人一面频繁地到农村扫荡抢粮，一面不断增兵，封锁抗日根据地，妄图卡断我们的粮源。中共代县县委紧急指示，为保证根据地军民的粮食供应，必须抢在敌人全部封锁通往根据地的山口之前，把公粮送到山里。金方昌负责的一区各村的公粮，大都顺利地运走了，唯独赤土沟村的公粮运不出来。原来，这个村的政权掌握在汉奸庞拴有、庞达达手里，群众还没有完全发动起来。

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，金方昌同区抗日人民武装自卫队大队长周志远一起，来到赤土沟村。他们俩费了很大劲，才组织起人把一部分公粮送出去。

金方昌站在村头，目送运公粮的老乡们渐渐离村远去，拂去脸上的汗珠，放心地舒了口气，然后与周志远一起，转身向大西庄飞奔而去。

这时，代县城里的伪警察所里还亮着灯光，伪警备队大队副兼伪警察所所长郎豹武正满面愁容地独自喝着闷酒。他一个多月前刚从北平伪华北高级警官学校受训回来时，真是踌躇满志，曾向日本主子夸下海口，保证不出半个月一定把金方昌抓到手。可如今一个多月过去了，连个金方昌的影子都没摸到，郎豹武哪能不发愁呢？

二两酒下肚，郎豹武感到浑身燥热，刚把衣扣解开，伪警察领进一个人来，说是有机密情况报告。原来，这家伙是赤土沟村的一个汉奸，他为了得到赏金，偷偷地溜进城里，把金方昌在赤土沟村的事向郎豹武告了密。郎豹武听到这个消息，喜出望外，马上向日本鬼子报告，亲自带领一百五十多名日、伪军向赤土沟村摸去。

第二天清晨，大西庄鼓乐喧天，十分热闹。原来，大西庄自卫队队长柳狗狗今天娶媳妇，乡亲们纷纷到场贺喜帮忙。金方昌和周志远也随着老乡赶来祝贺。他们刚到，一个老乡便着急地说：“小金同志，城里的敌人天不明就包围了赤土沟，你们不知道？”

金方昌感到情况突然，冷静地思索了一下，立即招呼周志远和村干部向村北撤去。

不久，一个老乡赶来，向金方昌报告说：“刚才五十多个敌人进村后没停，一直向西往城里去了。只有赤土沟的庞拴有和庞达达这两个孬种，看见柳狗狗办喜事，就赖在他家不走，吵着找村长要大烟、白洋。”金方昌一听，非常气愤，拔出驳壳枪和周志远返回村来。

他俩刚进村，迎面正碰上庞拴有和庞达达。这两个坏蛋也认出了金方昌，吓得掏出手榴弹向金方昌扔了过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金方昌飞起一脚把冒着白烟的手榴弹踢开，“轰”的一声，手榴弹在远处爆炸了。刚走出村没多远的敌人听见手榴弹的爆炸声，便喊叫着包围过来。金方昌和周志远急忙向大西庄村北坡撤退。

漫坡地里光秃秃的，没有一点遮掩，敌人的骑兵、步兵紧追不舍。金方昌、周志远一边撤，一边还击，打死不少敌人。不久，子弹打光了，敌人蜂拥而至。

金方昌连忙就势一滚伏在一条土沟里，镇静地把文件包、驳壳枪埋藏好，又跃起身来，拔腿从敌人的空隙中冲过去。

他觉得离埋藏文件的土沟已经有一段距离了，就拐弯向另一个山沟跑去，不料被迎面包围上来的敌人抓住。金方昌虽猛力撕打、挣扎，但终因寡不敌众，

不幸被捕了。

在大西庄的扶苏庙里，金方昌被绑在院子中间的柏树上。只见他面色青紫，口鼻流血，艰难地喘着气。周志远也浑身血迹斑斑，被绑在另一棵柏树上。不大的庙院里，挤满了被敌人抓来的老乡，几个汉奸正拿着棍棒和马鞭子挨个拼命地拷问着，要老乡们说出谁是抗日干部，谁和金方昌有联系。老乡们不是说“不知道”，就是不吭声。

一个老乡已被打得满脸鲜血，敌人仍在用皮鞭疯狂地抽打他。“住手！”金方昌怒不可遏，向敌人厉声喝道，“我是真正的抗日干部，你们要什么就来问我！”

几个汉奸吓得住了手。老乡们都深情地注视着金方昌，眼睛里闪着泪花。

汉奸郎豹武闻声从庙屋里走了出来，来到金方昌跟前，假惺惺地说：“对不起，金先生先受些委屈，等回到城里，兄弟一定好好招待。只要金先生……”

“你算什么东西！”不等郎豹武说完，金方昌便大声斥责道。

郎豹武一愣，尴尬地说：“兄弟就是郎豹武。”

“呸！”金方昌朝着郎豹武狠狠地啐了一口，骂道，“你这个认贼做父丧尽天良的汉奸，还有脸讲自

己的名字？你连一条狗都不如，还要什么威风！”金方昌说完，傲然地把脸转向别处。

郎豹武的脸胀得通红，他竭力压下肚子火的火，问道：“你住在谁的家里？谁是村干部？”

“你没资格知道这些！”金方昌鄙夷地说，“我倒要问问你，你这么死心塌地地帮着日本鬼子烧杀抢掠，你是日本鬼子的哪一代子孙？”

郎豹武气得脸色铁青，恶狠狠地抡起巴掌，抽了金方昌一记耳光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好哇！我们回到城里再算账。”

郎豹武余怒未消，又转过身来向老百姓吼道：“你们再要通共产党，我就把你们统统枪毙掉，血洗大西庄！”

金方昌见郎豹武恫吓群众，便大声向老乡们喊道：“老乡们，不要怕敌人，他们蹦不了几天了，中国不会灭亡，共产党、八路军一定要胜利！”

老乡们垂下的头又抬了起来，他们深情地注视着金方昌。金方昌使劲咽了一口唾沫，继续讲着：“敌人可以杀死我金方昌，但决不能改变金方昌抗日救国的决心。老乡们，血不会白流的，咱们一定要斗争到底！”

老乡们都被金方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所感动，禁

不住热泪夺眶而出。看庙的姚老汉抖着双手，捧着一碗开水走过来，送到金方昌嘴边，难过地对他说：“好人啊，你喝一口水吧！”金方昌感激地点了点头，一饮而尽。

郎豹武气急败坏地一脚踢倒姚老汉，慌忙下令回城。

几个伪军从树上解下金方昌，架起他就要拖走。金方昌大吼一声：“滚开！我自己走！”说完，步履艰难地向前走去，一路昂首挺胸，骂声不绝。

二、我金方昌决不投降

金方昌被押到了代县城里，鬼子汉奸们挖空心思地计谋着怎样对付这个“大大的小金”。他们想从金方昌口里得到共产党的秘密，由此打开一个缺口，把代县一带的共产党、八路军一网打尽。敌人先把金方昌带进伪警察所，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。这间牢房同其他牢房并没有什么区别，只是打扫得挺干净，安置了桌椅，摆上了茶具，一个伪警察不时地来送水照料，要不是门上锁着一把大铁锁，倒挺象一间普通的单身客房。

对于敌人的阴谋，金方昌心里十分明白，他想：我是个共产党员，必须时刻与敌人斗争。他大声唤来看守，问他看守所里关了多少人，为什么要关他们。看守不给他答复，他便站在铁窗口，向其他牢房里喊道：“同胞们！难友们！你们受苦了！共产党、八路军、抗日政府和人民群众都很关心你们，支持你们！”

“同胞们！你们没有犯罪，你们的斗争是对敌人的打击，是对抗日斗争的支持，是正义的！不要害怕

敌人，团结起来坚持斗争啊！”

接着他高声唱起了抗日歌曲：

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！……”

歌声穿过铁窗，在整个看守所里回荡着。其他牢房的难友们纷纷议论起来：“好样的，有骨气，是一位爱国抗日的好汉子！”

“中国人都要这样，还怕打不走日本鬼子？”

“咱们在牢里也得坚持斗争！”

牢房里骚动起来，难友们大声质问看守，要求吃饱饭，要求在牢房里生火取暖。警察所里的巡官、看守们极为惊恐，他们一边大声呵斥制止吵闹，一边把金方昌“请”到了审讯室。伪警察股长乔占智对金方昌说：“金先生，我们看得起你，给你特殊优待，可你也太不自爱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再要这样子，可不要说小弟不留情面。”

金方昌冷冷一笑，对乔占智说：“是你优待我吗？我看你没有这个权力。你不过是一条走狗，在执行日本鬼子的命令罢了。”

几句话说得乔占智满脸通红，直想发作，但他看着金方昌那威武不屈的样子，又想到自己的任务，马上转怒为笑，向金方昌哀求说：“小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请您安静点，闹出去大家都不好。”

“要我安静办不到！”

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！……”

看守所里又传出了金方昌雄壮有力的歌声。

太阳从牢房南墙的小铁窗上照进来，时间已到中午。突然，牢门打开了，一个人提着食盒象幽灵一样闪进屋来。他故意装出惊讶的样子，对金方昌说：“小金呀，你受委屈了。”

金方昌一看，原来这人是叛徒赵战胜，便没有理睬他。这个赵战胜，三年前曾和金方昌一起在代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过，一九三八年冬投降了敌人。赵战胜见金方昌没吭声，又问：“小金，你还认识我吗？”

“哼，哪怕你的皮肉都烂光了，你那副肮脏的贼骨头，人民也认得出来。”金方昌答道。

赵战胜听了一愣，连忙把手里提着的食盒放在桌上，凑近金方昌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我是这么想，弟兄们在一块干过一阵，总有点交情，这不你也进城了，咱哥俩也算有缘，又见面了。”

赵战胜见金方昌扭头仰脸不理他，便自我解嘲地说道：“想不到咱们三年没见面，局势就变成了这样。回想三年前咱们一起在牺盟会时，八路军大部队经常驻在代县，阵势够多么热闹。可只有三年的工夫，八路

军全退走了，这儿成了日本人的天下。老朋友死的死，走的走，当干部的整天提着脑袋东藏西躲，疲于奔命，真够呛啊！”

金方昌强压怒火，耐着性子听着，看他还要说些什么。赵战胜见金方昌不吭声，以为他心有所动，便继续说下去：“小金呀，汪精卫和国民党的十几个军长，都投降了日本人，大半个中国都成了日本人的天下了。咱们有什么办法呢？还是多想想个人吧！”

赵战胜说着，从食盒里拿出了酒肉饭菜，摆在桌子上，向金方昌让道：“今朝有酒今朝醉。来，兄弟，先吃点东西吧！”

“住口！”金方昌一声怒吼，跳起身来，指着赵战胜的鼻子说道，“我问你，你到底来干什么？日本人给了你什么命令？”

赵战胜吓得连连后退，遮掩说：“好兄弟，你不要误会，哪有什么日本人的命令呀？我们是老朋友，前三年还是同志嘛，全是私人交情……”

“胡说！我与汉奸叛徒誓不两立！你不用耍花招，你到底来干什么？”金方昌继续逼问着。

赵战胜定定神，厚着脸皮对金方昌说：“实不相瞒，老弟，日本人很看重你，说你年轻有为，只要过来，就给你个大官当。你要不答应，他们就杀掉你。

这全是实话，我劝你好好想想。”

金方昌听罢，冷笑一声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叫我投降？瞎了你们的狗眼！我告诉你，金方昌是不怕死的！”

“小金，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……”

“呸！”没等赵战胜把话说完，金方昌狠狠地吐了他一脸唾沫，骂道，“你这无耻的叛徒，害死了多少我们的同志，欠下了多少血债，人民迟早要找你算账的！”

金方昌说到这里，怒不可遏，指着赵战胜大喝道：“你赶快给我滚出去！”

赵战胜被金方昌骂得无地自容，灰溜溜地走了。

傍晚的时候，牢门又开了，城南赵村的村长走了进来。此人年纪不算大，却掉了两颗门牙，所以大家都叫他“老没牙”。金方昌曾和他打过几次交道，知道他是个面慈心软、胆小怕事的人，对抗日工作能尽力去办，对敌人也不敢得罪，小心翼翼地在敌我之间周旋着。

“老没牙”是受我们同志的委托来打听金方昌等人下落的。他见到金方昌后，小声对他说：“小金，人常说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看只要日本人答应不伤你的性命，你就先同意他们的要求，至于将来还不是

由着你吗？”

金方昌知道“老没牙”觉悟低，立场不坚定，便平心静气地向他解释说：“你的意思我明白，但我不能那样做。我们抗日干革命，是不计较个人生死的，如果我投降了敌人，就是给党抹了黑，这怎么能行呢？”

金方昌停了停，又郑重地对“老没牙”说：“你可以转告同志们，说我金方昌决不投降，敌人要杀要砍，我都做好了准备。”

金方昌的话使“老没牙”深受感动，他惭愧地低下了头，好一会没有说什么，在心中暗暗佩服金方昌的胆识和骨气。过了一会，“老没牙”抬起头，凑近金方昌，难过地问：“你有什么话要捎出去，要用什么东西，都告诉我，我尽力去办。”

金方昌想了想，告诉他说：“我没有什么要用的，请你转告同志们一声，说我决心同敌人斗争到最后一口气。请同志们不要难过，要狠狠打击敌人！”

“老没牙”看着这个刚强的小伙子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流了下来，难过地走出了牢房。

三、要生存就要斗争

敌人用软办法征服不了金方昌，于是就把他从伪警察所转押到日本宪兵队。

金方昌被带到一座旧房子跟前，押解他的宪兵拉开铁门，将他推了进去。

“小金！”几个熟悉的声音惊呼起来。原来，与金方昌一起被捕的周志远等区、村干部和群众都关在这里。

金方昌四下打量了一番，发现这是一座由旧房子改成的木牢，里面用圆木隔成三个阁子，每个阁子只有五、六尺见方的面积，七个人分别关在里面，站立坐卧都十分难受。

周志远等人已被敌人拷打得遍体鳞伤，十几岁的放羊娃曹锁万，更是被折磨得痛苦不堪，只是抱着脑袋哭泣。金方昌心里象刀绞一样难受，他安慰鼓舞大家说：“大家不要难过，我们被敌人逮住了，受尽了折磨，随时都有可能被拉出去杀掉。但是，这苦不会白受，血也不会白流。这都是为抗日救国付出的代